

东风,吹醒悄悄走来的春天

□黄阿忠

我家后院栽有广玉兰，冬天枝叶被寒风刮散，光剩了树干，裸露着对天，静静地等待春天；东风起，天有转暖，枝条上忽而绽起了米粒大小的花苞，今天吐出来几个，明天又吐几个，没过几天，花苞就像是星星，在悄无声息中布满天空。仿佛在告诉我们，春天即将来临。

东风也吹醒了睡梦中的玉兰，跟着赶来报告春天的消息。玉兰和广玉兰属同类物种，但花朵造型不一样，树形也不同。这玉兰白色，冷艳、透明，像玉簪一般，煞是好看；那深褐色、圆浑的的枝杆，像是笔笔中锋的篆书，花苞高低疏密有致挂在枝上。待随风潜入的一夜小雨，便绽开了许多花苞；花骨朵

竖着清雅，花瓣薄如蝉翼，素颜如清纯少女。仿佛是透明的梦，悄悄的叫唤着春天。

明代袁宏道在《满井游记》有一段描写春天到来的文字：“……高柳夹堤，土膏微润，一望空阔，若脱笼之鹤。于时冰皮始解，波色乍明，鳞浪层层，清澈见底，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。山峦为晴雪洗，娟然如拭，鲜妍明媚，如倩女之靦面而髻鬟之始掠也。柳条将舒未舒，柔梢披风，麦田浅鬣寸许……。”

“土膏微润”“冰皮始解”“冷光乍出”，这些词组没有半点说到春天，却能让人感觉严冬即将过去，春已经悄悄地来了；而“柳条将舒未舒”“麦田浅鬣寸许”则把

那春天羞羞答答的感觉写的十分到位。“麦苗如棕毛刚刚冒芽”，又在视觉上把春天刻划，其描写北方春天即将到来的文字也没写“东风”，而文字的组合却让人感到东风掠过。

山里的雪在飘舞，路边堆起的雪还没融化，在不经意间，料峭寒风已经吹开了梅花；红梅花开，白梅绽放，腊梅吐出芳香。早春二月，寒风凛冽中忽有一阵东风吹过，城里人不觉春天已临近，当步入郊外,河边的垂柳已经是一片绿粉。

春雨滋润了土地，一切都渐渐苏醒。柳枝绿了，藏匿在雾里的垂条被风吹起，婀娜舒展，像是美人起床后舞动着懒腰；小草露出了尖角，染成了朦胧的绿意，你可能一

时察觉不到，然远远望去，已成一片碧色。泥土的甘腴清润，田埂边散出淡淡的草木芳香；无名小花在草丛中偷偷地笑、灌木杂乱的枝条上一连串嫩芽，冒出头来相互问好。清风是通灵的，拂去枝蔓的尘埃，诉说流走的岁月；水面是晶亮的，忽而一个闪光，照出了岸边柳树多情的姿态。春天是走近了才能感受。

东风吹醒了锦州医巫闾山的梨花，近看梨花，枝干虬旋向四周盘去，在自然中形成聚散，疏密有致，自成章法；花朵密集，一团团在树上，大则结密相间。小则宽绰有余。梨花依梨树高低而定花朵的大小，树大花朵大，个大如棉花，朵朵怒放似云飘来；花小如樱花、李花，花蕊粉色，似姑娘之粉黛。有的老树盘根错节，经历了三百多年的花开花谢；几百年的风雨，浸淫了沧桑岁月，见证了历史。若夫雨露滋润，梨花开、瓣剔透、露珠挂、杆枝润、花欲滴、春带雨，大有贵妃醉酒之意境。北方的土地广阔，自带气势，梨花远望，便成一派气势，加上那一片白色梨花，更是势上加势；北方山上植被返绿较晚，梨花开时，山坡簇簇绿意朦胧；山体初醒，冰雪融化后的土地带有清新柔情，少了些许生猛，与之梨花的粉白产生了一个十分协调、极为高雅的“灰调子”。

东风催开了黄河边的桃花，虽然只是零星的几棵，然在灰褐色山体的映衬下，忽然有了亮丽，使你看到了春天的生机。北长滩一带有好多三百年的老梨树，东风吹沙扬起，云中飘来一阵小雨，不大，却也润湿了黄沙尘土。梨花带雨而开，剔透了晶莹的白花，小雨珠挂在花瓣的尖尖上，还真有诗意。想起当年诗人岑参将塞外的雪喻为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想来那时观赏梨花已经很盛行了。白色的梨花清幽神怡，在灰色的山和土色的民居中显得十分动人，与之灰天、灰地极为协调。梨花、桃花布满黄河之畔，直引得人们携亲友前来踏青、赏花，颇有几分热闹可观。

白色的梨花，开在春风中显得朴灿、厚实，就像从泥坯房里走出的一个清纯美丽的姑娘，若是花瓣吹下，则飘入黄河，跟着拐了个弯，优雅地向东流去；我又想起了白色的樱花，盛开时清冷、纯洁，那种白色让人心醉，而风吹花落，地上铺满花瓣，充满了一种凄美。

东风悄悄地带来了春天，灿烂的盛开诉说美意，花落凋零则保持着优雅；渐渐秋雨施展染色的魔法，山山黄叶飞舞着旋律，秋天并不寂寥。四季轮回是天道，山川自然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审美的表达，也是获取美的源泉。

枝杨角的变迁

□陈宽宏

我家在马陆王家弄西陈家宅西北角,称为枝杨角。为什么叫枝杨角?大概是祖先种植一种叫技杨的树,结成篱笆,而得名枝杨角吧。

我的高祖叫陈锡卿,生于清同治壬戌年(公历1862年),卒于民国4年(1915年),他是我的家族中最有影响的人物。陈锡卿的父亲据说叫陈秀江,其事迹已不可考。陈锡卿有弟一人叫陈锡彪,两家共有一幢五间堂,也称为一绞圈,是一种典型的江南民居。中间一间客厅,两面各一间卧室,连着卧室各有一间灶头间,连着灶头间向南,各有两间厢房。厢房之间,有一个牌楼相连。牌楼中间有一大门,是为正门。牌楼和客厅及厢房之间,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,称为天井,地上铺有砖头,两面建有下水道直通前面的小河。这个五间堂,在陈锡卿兄弟分家时,东面分给陈锡卿,西面分给陈锡彪。陈锡卿家北面有另

一陈姓人家,是陈锡卿的自家人,大概前几代是同一个老祖宗。所以,枝杨角里,原来就是一家人。

嘉定三状元之一的徐郁逝世后,选中西陈家宅西南俗称长条里的一块地作墓地。这块地属于陈锡卿,地的南面据说是陈家祖坟,可见这是风水宝地。徐状元家提出想买下这块地,陈锡卿不同意。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,怎么能卖掉呢?后来徐家提出换地,二亩墓地换十四亩地,建造牌楼甬道的一亩地换五亩地。一共三亩地换了十九亩地。除了换地外,徐家还补偿了陈家一柜银元。陈锡卿因此发家,又在东面新盖了一幢五间堂。新盖的五间堂的牌楼,又高又大,专门请王家牌楼的秀才王若龙题了芝苗蘭芬四个大字,用砖刻成一块匾,镶在牌楼中央,两边还有许多砖雕,都是传统人物故事,俗称小老爷。我小时候不懂事,常用竹竿把

这些小老爷戳下来玩。

陈锡卿生有三个儿子,长子陈梦兰,就是我的曾祖父,二儿子陈梦芝,三儿子陈梦勋。三兄弟分家时,将新五间堂的东面分给了陈梦兰,西面分给了陈梦芝,老宅分给了陈梦勋。我就出生在新五间堂东面的卧室里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拆除了老宅,翻盖成二层楼房。由于当年建筑材料紧缺,经济实力不足,楼房的质量比较差。到了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,普遍成了危房。正好赶上国家推行新农村建设,包桥村将原王家弄的几个农宅集体翻盖列入计划,统一规划,统一设计,统一施工,水电气路配套齐全。现在,主体建设已基本完成,一幢幢漂亮的小别墅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。待到配套设施建设完成,西陈家宅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小区。

古老的枝杨角将旧貌换新颜!

不要告诉别人

□魏福春

鸟儿一声轻啼，老周无动于衷，双眼依然紧紧盯着电视机。老周是球迷，篮球足球乒乓球，有球必看，这会儿女子乒乓球决赛到了第七局，紧张、激烈。两位选手都是他喜欢的运动员。鸟儿又一声“啁啾”，正好一位运动员叫了“暂停”，他拿起了手机，是杨老师发来的微信：记住，不要告诉别人。老周不禁一笑，杨老师每逢遇到他认为重要又不愿让其他人知道的事情，皆是这种口气。

老周点开手机细看，原来杨老师给他推荐了一个股票，说一定要关注。老周坐直了身子，股票可不比旅游，不是“说走就走”这么简单。立即回复：杨老师，股票不是我们玩得转的。杨老师秒回：我已买进一万股。紧接着又是一条：切记，不要告诉别人，专家要求保密。老周认真起来，近来股票行情不错，杨老师又如此郑重其事——杨老师是有心人，上次苏州一日游，参观完苏州博物馆前往拙政园的路上，问他炒不炒股，老周叹着气，说早年买了些，至今套着。杨老师心里记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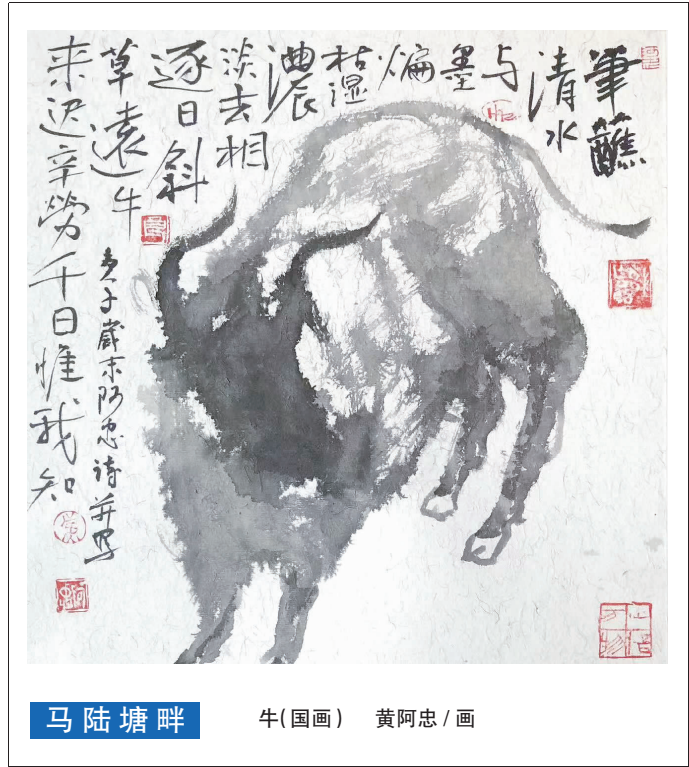
杨老师是老周刚进单位时的带教老师，不说手把手，也是事无巨细，倾囊相授。只是仅仅三个月，杨老师调离了本区，他为了孩子能进那所远近闻名的优质小学，置换了房屋，调换了工作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没有联系过。再之后，

断了音讯。

他们之间恢复联系，是在老周退休后的第二天。那天一早老周接到一个电话，开口即是：“好久不见。”他一愣，打错了吧？电话号码是陌生的，声音也是陌生的，对方似乎觉察出他的疑虑，哈哈一笑：“老杨，杨兆运。”老周一拍脑袋，记忆瞬间激活：“杨老师！”老周没有想到回归家庭后，第一个同他把酒言欢的人，竟是30年前的师傅……

杨老师早老周几年退休，这些年来或和妻子一起，或与朋友结伴，几乎脚不沾地地奔走在旅游路上，不过大多是周边一日游。杨老师夫妻心想事成，儿子不负期待，一路读到硕士，现在一上市公司任职。他们夫妇一身轻松，除了等待着下一个小目标——含饴弄孙，再无忧虑。

老周跟着杨老师去过几个古镇，赏景、购物，其乐陶陶。杨老师古道热肠，朋友多，活动也多。前一段时间他一位某老牌中药堂的老总组织健康快乐一日游，杨老师给老周报了名，说既可以了解相关中医养生知识，又可以买到正宗中药滋补品，还能领略江南水乡风景，一举多得。可惜那天老周家里有事，错失了良机，杨老师回来后特地给他送来一盒野生灵芝孢子粉，说这是中药堂老总推荐的，外面买的话要数千元。老周哪里肯收，杨老师笑着：“我们之间谁跟谁啊！”



马陆塘畔

牛(国画) 黄阿忠 / 画

有师自远方来

□王小瑜

我的外教来自大洋彼岸，来中国前是高校的校长。他有一米七八的样子，头发灰白，微卷，喜欢穿西装打领带，喜欢摄影和旅行，中文一级棒！上课会突然冲到你跟前提问：Your question? 那些年他教给我的，终身受益。

还记得第一次拜访，我提前了十分钟到达。他开门看到，又关上了。他告诉我，因为要 on time。从此我赴约，都是提前3分钟到达。

有一次十一放假，我和同学们带了饺子皮和馅料去老师那里准备大显身手，结果我们一个个包得歪七扭八，还是不如他包的最地道！是的，如果打电话不看脸，他讲的中文更地道！

他很喜欢骑自行车在校园里转转，自行车的每个零件都来自全球各个国家，他戏称这车来自“联合国”。他的安全意识很强，

上课一再普及骑行一定是带要上头盔的，是当时校园一道独特的风景！

那些年在文科大楼里，我雷打不动地去上老师的课，一次也未落下。因为他，我更感受到中西方文化是相通的，也骄傲中华文化是如此源远流长，她吸引他来到上海，在教育的一线，播撒阳光！

有一年暑假他上大学的女儿来上海，知我学的是旅游管理，他请我帮忙带她在上海转一转。我带她就近游玩了长风公园，等她自己大中华走了一圈后，她说最喜欢的地方是铁臂山和银锄湖。毕业后她留在了杭州教书，跟他的父亲一样，教书育人，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。

好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常常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——有师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